

從「文化遺物著錄規範」

吳宜修

反省器物數位典藏內容建置

自二〇〇二年開始至今，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數位典藏計畫已經進行五年。故宮早在七〇年代時，即著手將院藏文物資料的管理電腦化，而有「庫房管理系統」的建置，五年前，配合「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的推動，故宮開始建置文物的後設資料(Metadata)系統。所謂後設資料系統與故宮原有之庫房管理系統的差別，從欄位的設計來看，庫房管理系統著重管理性資料的紀錄，例如文物的目前位置、所存放之庫房編號和點檢紀錄等等；後設資料系統的欄位比較豐富，除管理性資料外，增加了描述性資料，例如紋飾、

款識、相關出版品的紀錄，這些欄位的設計允許著錄人員對藏品內容有較詳盡的描述。因此，如何著錄才能有效傳遞器物知識，包含描述所使用的詞彙，以及描述之深入程度的抉擇，是數位典藏的重要課題之一。而這些著錄原則的訂定，不只是參考國內外的實務經驗，因著錄方式將直接影響到系統使用者的滿意程度，包括檢索效率和資訊內容之適切性，所以更重要的是取決於故宮本身如何定位數位典藏這項工作。

本文以從二〇〇五年開始定期舉辦的「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中「內容發展分項」

裡的「器物主題小組」會議的討論為基礎，與會單位除故宮外，還包括國內亦有器物收藏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發掘遺物、照片、記錄與檔案數位典藏小組，從中國器物的特性與故宮數位典藏計畫的發展進程思考，試圖將領域專家的內(隱)知識(註)應用在後設資料的建置上，藉「文化遺物著錄規範」反省目前故宮器物數位典藏的內容建置。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文化遺物著錄規範」，第二部分探究辨識著錄對象的議題，第三部分討論器物的脈絡資訊。

【表一】

形制代碼表

其他		幾何		文字	景觀			植物				動物				人物
手卷式—冊頁式—套式—雙袋形—結形		立體	平面	文字式	舟車式	建築式	風景式	蔬菓式	葉式	花式	草木式	水族式	飛禽式	昆蟲式	走獸式	人物式
筒形—不規則形—其他形制		三角形—球體—半圓體—管形—十字錐形—圓錐體—三角錐體—四角錐體—方筒形—圓	三角形—弓形—帶狀—弧形—扇形—圓形—環形—半圓形—橢圓形—片形—長條形—正 方形—長方形—六方形—八方形—多邊形—菱形—梯形—曲尺形—圓弧形—刀形—新月 形—菱錐形—菱形—靴形—鐮刀形—船弧形—三聯圓形—不規則形—其他形制	壽字形—萬字型(卍)—喜雙喜字型—春字形—工字形—日字形—H形—其他文字形	龍舟—帆船—船屋—其他舟車式	山水造型—亭台樓閣—塔—城垛—喇嘛塔式—其他建築式	火焰狀—湖石—山水—其他風景式	蔬菜形—蒜頭式—瓠形—葫(蒲)—蘆形—苦瓜—茄—石榴—萊菔—桃—腰果—橄欖形— 柿子形—蘋果形—瓜式—佛手式—玉蜀黍形—棗式—葡萄式—菱角式—其他蔬菓式	荷葉式—其他葉式	海棠形式—蓮瓣形式—葵花形式—菱花形式—五瓣花式—六瓣花式—八瓣花式—四瓣花 式—菊花形式—花蕾式—茶花式—其他花式	松式—竹(節葉)式—竹根式—樹根式—靈芝形—其他植物式	魚形—龜形—螃蟹形—蛙蟾蜍形—貝形—其他水生動物式	蝠形—鳳形—孔雀形—鶴形—鴛鴦形—鷹形—雞形—其他鳥式	蟬形—蝴蝶形—蜻蜓形—其他昆蟲式	牛形—虎形—馬形—羊形—猴形—鹿形—象形—獅形—鼠形—犬形—豬形—蝠形—龍 形—麒麟形—螭形—鳳形—其他動物式	高人文士隱士—仕女—孩童—武夫—仙人—三星—八仙—觀音—彌勒佛—其他人物

「文化遺物著錄規範」與 故宮器物數位典藏計畫

二十世紀初，圖書館界開

始發展書籍的著錄規範——「英美編目規則」(The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簡稱AACR)，近年來由於各國對文化資產保存和分享的重視，及博物館藏品數位化的風潮下，美國蓋提美術館(J.Paul Getty Museum)首先注意到對於文化遺物缺乏統一的著錄規範，於二〇〇五年擬定「文化遺物著錄規範」(Cataloguing Cultural Objects—A Guide to Describing Cultural Works and Their Images, 以下簡稱CCO)，在美國國際圖書館電腦中心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推波助瀾之下，目前歐美十大博物館均應用這套著錄規範，包括Amon Carter Museum、Cleveland Museum of Art、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J.Paul Getty Museum、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和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故宮器物數位典藏計畫也希望藉CCO改善資料品質。

「文化遺物著錄規範」顧名思義是在規範文化遺物的著錄方式，在此介紹的是二〇〇五年的版本，其中所指的文化遺物包含建築、考古出土物、器物、畫作、雕塑品、版畫、手稿、攝影作品等等，適用的對象跨及博物館、圖書館以及檔案館裡從事描述或記錄藏品的社群。這份文件也是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三個領域著錄專家的合作成果。「文化遺物著錄規範」分三大部份：第一部分為著錄通則，如藏品關聯、資料庫架構、控制語彙等的介紹；第二部分就九個欄位進行探討，分別是「品名」、「創作者」、「物理特性」、「風格與時代」、「地理位置」、「主題」、「分類層級」、「描述」、「觀像」，這九個欄位的選擇是根據對「藝術品描述類目」(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以下簡稱CDWA) 跟「視覺資料核心類目」(VRA Core Categories, 簡稱VRA Core)兩套後設資料標準的欄位分析而來；第三部分是權威語彙的匯整，包括人名與組織名稱、地名、概念、主題四類權威語彙。最後要補充說明的是，後設資料有描述型後設資料、管理型後設資料、技術型後設資料三種類型，而CCO主要涉及描述型後設資料。

藉由觀察器物數位典藏系統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楚了解故宮器物數位典藏計畫現階段對於著錄規範的需求。器物數位典藏計畫和其他國內外數位典藏計畫一樣，都是先從分析收藏單位的帳籍檔案開始，規劃資訊系統的架構。因故宮器物的相關資訊繁多，器物數位典藏計畫發展出來的後設資料有七十四欄位之多，為便利將來與其他數位典藏系統交流，器物數位典藏計畫依循CDWA標準；CDWA的二十七個欄位，涵蓋一件文物的基本資訊，透過將原七十四欄位與CDWA一十七欄位的比對，完

成了器物數位典藏系統的骨架，陸續建置的資料內容，則像器物數位典藏系統的血肉。

故宮器物數位典藏第一期計畫的前五年，在硬體上完成了資訊系統的開發和數位攝影設備的增置，在軟體上則建立一套器物典藏數位化的流程，而在即將邁入國家型數位典藏第二期計畫的時刻，資料品質和檢索品質的提升成為接下來所要面臨的問題。如果以做菜比喻，將器物資訊轉化成後設資料的過程，器物的資訊好比食材，資訊系統好比廚具，而著錄人員就好像廚師，故宮器物數位典藏計畫的工作即是淬取各種器類的精華，作適性的組織整理，著錄規範在這過程中就是扮演食譜的角色，而好的食譜必須融合對食材特性的了解以及對烹飪技巧的熟稔。故宮院藏器物總數約有七萬件，品類繁雜，有銅器、玉器、瓷器、文具、漆器、琺瑯、多寶格等；時代跨度大，從新石器時期到民國初年的文物都有，它們有各自的特性，因此要建立一套既彈性又能維

持資料一致性的著錄原則非常不容易。但是標準化的著錄，對資料庫的永續發展的確有其必要性：它能夠提升資料庫裡資料的一致性，方便管理，減少重複著錄，改善資料檢索的結果，並且促進資料交換。因此，建立一套故宮器物數位典藏的著錄規範，仍是計畫需要展開的工作項目之一。

辨識著錄對象

在建置數位典藏的過程，首要工作便是確定著錄的對象，因為對象不同，由此發展出來的描述就會不同。從○○舉的一個例子，可以清楚說明辨識對象在著錄文化遺物時的必要性：紐約大學美術學院的藏品中，有一張由Erwin Panofsky這位二十世紀著名藝術史學家所拍攝的照片轉成的複本幻燈片，照片內容為一張十五世紀的荷蘭手稿，手稿畫的是一具二世紀的羅馬石棺，假設你是著錄人員，面對這樣一件物件，試問你所描述的對象是幻燈片、相片、手稿還是石棺？在故宮的典藏之中，附

有玉頂木蓋的銅器或玉器，和盛於漆盒或琺瑯盒內的文玩，都有辨識著錄對象的問題：有些看似「配角」的玉頂，年代比「主角」久遠；有些漆盒、琺瑯盒，雖然被用來收納儲物，但製作精美，並不遜色於裏頭盛裝的器物。目前器物數位典藏計畫，對於玉頂木蓋、木匣、木座、錦袱之類，根據由內而外、由上而下的次遞給予附件號，藉此滿足不同的研究需求。

每一件被決定需要著錄的器物，在故宮器物數位典藏系統裡，都有一個「文物統一編號」，這些器物的「身分證字號」，是管理大量典藏的必要機制，但實際上除了負責藏品登錄工作的同仁外，對使用者而言，無論一般民眾或專家學者都鮮少以文物統一編號來辨識或記憶一件器物，館內的研究人員，有時會使用「原始編號」、「總登錄號」、「典藏單位編號」這些早期使用的編號，但因為這些號碼不屬於描述性後設資料，本文並不多加討論，這裡要討論的是一「作品

名稱」(以下簡稱品名)。器物的「品名」不像書籍有書名，

書畫有題記，大多數的名稱屬於「描述性品名(Descriptive titles)」，就是以一件器物的特點組合而成，譬如「北宋汝窯蓮花式溫碗」和「清象牙鑲雕提食盒」，描述性名稱可以有效地傳達許多資訊，前舉的兩個例子就指出了器物的「時代」(北宋、清)、「質材」(象牙)、「窯址」(汝窯)、「形制」(蓮花式碗、提盒)、「功能」(溫碗、提食盒)，但是描述性品名容易冗長，長達十一至十四個字的品名不少，因此有主觀和不夠精簡的缺點。假設一件器物有短的和長的品名，○○建議以短的為主要品名，長的為次要品名(頁四〇)。故宮器物數位典藏計畫對於描述性品名訂立了原則，其元素及排列順序如下：「時代」、「作者或文化別或窯口」、「材質」、「技法」、「紋飾或款識」、「形制」、「功能」，以提升品名的一致性。

儘管「品名」能夠指稱著錄對象，然而在擅長處理大

量資料的資料庫系統裡，故宮器物典藏的兩個特質，使品名不適合作為檢索點(access point)。

首先，故宮器物不容易有固定的名稱，因為描述性品名會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而異動，加上故宮器物名稱的來源多元，有的器物品名可以追溯到清宮時期的舊稱；有的由院內研究人員命名；捐贈和收購的藏品，則有收藏者及賣方給予的名稱，多重名稱和描述性品名的特質，使得故宮器物典藏難有固定的名稱。第二個品名特質：工藝美術範疇內的作品，不同於繪畫或其他形式的藝術作品，在製作的時代，很多是具有實用功能的，或者有些可能是在追求製作技術上精益求精的過程中遺留下來的實驗品，因此本質上它們就可能不是單一成品，而是以複數形式出現，故宮器物典藏的數量龐大，因此很能夠反映出工藝美術的這項特色。這個特質導致作品名稱的專指性不足，例如故宮的「嵌金銀犧尊」就有六個，名為「清碧玉撇口碗」的玉碗有四十個。總而

言之，故宮器物的「品名」，由於具變異性及高重複性的兩項特質，使得用「品名」來辨識作品的參考性不高，但如前文所述，故宮器物的「品名」包含許多重要資訊，因此雖然

不適合做精準的檢索，但是對於以瀏覽為目的，擴大檢索範圍的模糊檢索，卻非常適合。

除了「品名」，○○指出「作品類型」，作為另一種表示著錄對象物的方式：「作品類型」一般涉及作品的功能、質材、形制(頁三九)。對中國器物而言，一件器物可能在不同時代的功能不同，而且器物的功能也會隨著研究的新發現而有變異，因此器物的功能不適合作為辨識著錄對象的參照依據。目前故宮器物數位典藏系統的規劃以器物的質材為「類別」：分「銅器、金屬器」、「玉石器」、「陶瓷器」、「木竹漆器」、「牙骨角蚌皮器」、「瑣瑯器、玻璃器」、「其他」七類。○○則舉了西方社會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幾種藝術形式為例：「繪畫(Paintings)」、

「雕塑Sculptures」、「圖畫Drawings」、「印刷品Prints」、「攝影Photographs」、「建築Architecture」、「家具Furniture」、「陶瓷器Ceramics」、「裝飾藝術或實用作品Decorative or Utilitarian Works」、「服裝Costume」、「表演藝術Performance Art」，有趣的是，這種分類概念也反映在歐美許多博物館及美術館裡研究單位的組織架構上，可見這種分類方法的普遍使用。在國內，故宮器物處最早分銅、瓷、玉、珍四科，可以看出中國器物學術界以質材分類作為幾種重要藝術形式的特性，但是漸漸地有學者開始嘗試跨質材的研究，儘管如此，以質材為類別仍是目前從事中國器物研究者最熟悉的分類方式，然而對於不具中國器物知識背景的使用者，這種分類方式的適當程度還需探究。

除了質材之外，形制是另一種分類的方法。常見的中國器物形制詞彙，包括「鼎」、「盤」、「尊」、「觚」、

「爵」等等，這些詞彙不但在中國歷史長河上出現的時間點不同，同樣形狀的器物有不同的形制稱法^{〔註二〕}，或者，出現在不同文獻上的同一詞彙，所指的形狀不盡相同，器物形狀與名物詞彙之間的關聯考證，

從宋代古器物學的發軔，到近代相關領域學者的研究累積，有些形制詞彙已經有較完整的定義，但仍有多形制詞彙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獲得共識，這項特點增加著錄時詞彙選擇上的困難，要建立一套適用不同器類的控制語彙更不容易。另外，中國器物形制詞彙有許多約定俗成的慣用語，例如「玉壺春瓶」，這些慣用語的定義，不但成為現代學者研究的課題，對非專業領域的人，可能較不易理解或混淆，因此，在故宮器物數位典藏系統裡，形制的控制語彙設計，有「幾何式」、「人物式」等詞，「幾何式」裡又分「平面」和「立體」，試圖以較邏輯的描述法替代傳統的習慣用詞^{〔表一〕}。其實，每個學科領域，都有該領域的專門詞彙，雖然

器物數位典藏的目的之一，在於將故宮的器物藏品推廣給更多人，但其所傳遞的知識並不需太過稀釋，只要有名詞或概念的定義及解釋，專業領域外的人也能有所吸收。

捕捉器物的資訊脈絡

資訊系統裡的脈絡(context of data)，指的是來源、相關事件等資訊，一般被認為不屬於著錄對象本質的或原有的資訊。然而在後設資料系統中，對描述對象的本質資訊與脈絡資訊的辨別不但模糊而且主觀，例如器物上清朝皇帝後加的御製詩文，學者依各自的研需求，所切入的時代面向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著重該器製作時期的學者，可能不特別注意御製詩文的存在及其內容，但是對研究清代的學者來說，沒有了御製詩，這件器物的唯一性就消失了。雖然因研究角度不同對資訊本質和脈絡資訊的取捨不同，若將數位典藏系統當作未來人們史料的角度思考，越全面、正確地呈現我們這個時代對器物的認



圖一 劍飾玉硯滴、錯金銀車飾銅硯滴（故玉6392、故銅253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知詮釋，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獨立的資訊，如果能夠被放在某種情境脈絡中解讀，就會變得更有意義。事實上，筆者也從領域專家的研究中，驗證了脈絡資訊對於器物知識累積上的助益。以下整理出三點與讀者分享：

改製的脈絡

前文提過器物藏品的實用特性，現在被收藏在美術館裡的藝術作品，在過去曾經是人們用來盛裝食物的容器、文具、兵器、農具、宗教器用和裝飾品等等。同時，後代又可能將器物改造，例如「劍飾玉硯滴」和「錯金銀車飾銅硯

滴」（圖一），原來是劍飾和車飾，後來改裝成人書房裡的硯滴，都是改製器物的例子。功能的改變有時甚至帶來截然不同的解讀，以這件「龍山文化晚期，二里頭文化，玉圭」（圖二）為例，兩面的中間都刻有神祕的紋飾，上下刻有乾隆皇帝的詩文及印。在上古時代，玉圭代表著統治者的權力及社會地位，其使用方法是將鋒面朝上持於手中。但是十八世紀時的乾隆皇帝，由於當時對玉圭沒有這層認識，命人以鋒面朝下的方向鐫刻詩文（註三）。對於研究文化遺物的

考古學家、藝術史學家、人類學家，透過對實物目驗或檢測獲得的訊息，如功能、形制和質材，相較於文獻提供的訊息是更為客觀的（註四）。故宮的典藏以源自清宮的藏品為主，因此大量的改製器物是故宮藏品的獨特之處，而數位典藏如果可以透過多值著錄時代的方式，例如以「主要時代」欄位紀錄一件器物最早被製造出來的時代，另外以「改製時代」或「其他時代」欄位紀錄器物

被改製的時間，搭配自由描述（Free text）式的註釋欄位設計，來表現故宮器物在清宮的時空背景下被改製的特色。

收藏的脈絡

在典藏數位化的流程當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流程，就是開箱清理文物，除主要目的為了讓文物粉裝上場、準備拍照之外，同時也是獲取文物一手資料的重要時刻，很多開箱資料反應了過去的收藏痕跡。例如「范金作則多寶格」原有十件，現存九件，在圖冊裡就有一張黃籤寫道：「咸豐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上要去周素舟一件，浮記紫檀木座」。又如「碧玉八棱週身透花碗」，器上附黃籤：「嘉慶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喀什噶爾呈進綠玉八棱週身透花碗一件」（圖三），說明此件玉碗作為貢品被呈送進入宮中的背景，由於黃籤上清楚地紀錄文物被送進宮的地點，因此在一篇研究論文中，被引用作為此器產地的證據，進而引申出當時不同地區但風格雷同的論點（註五）。也就是說，這些

黃籤傳遞了與收藏相關事件的訊息。除此之外，器物被前任收藏者包裹的方式、或與其他器物的組件關係，甚至群組式地被收藏在某一宮殿，這些都屬於一件器物被收藏的歷史，器物的收藏脈絡，好比一個人的社會角色演變史，雖然器物的意義是人類賦予的，但是它們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卻必須從器物不斷變化的狀態中(Things-in-motion)探究(註六)，所以數位典藏計畫是需要以宏觀的角度時時檢討，並以對

人類文化資產的關懷來細心進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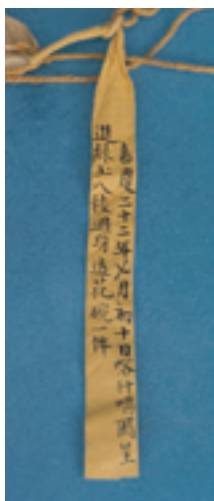
資料維護

目前器物數位典藏的資料來源，可以歸納為院內管理藏品的帳籍及庫房管理系統、展覽圖錄和清冊等出版品、期刊發表文章及研究報告三大類，在此多重資料來源的情況下，數位典藏成為一個資料整合的平台，數位典藏的介面，不但是資訊匯集之處，而且也會因



圖二 龍山文化晚期一二里頭文化 玉圭 (故玉185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新的研究發現，有資料更新、補充的情形，因此從後設資料管理的技術層面來看，資料的維護與保存，也會影響數位內容的品質，以及器物數位典藏作為數位資源被利用的程度。有研究指出，數位典藏所遭遇的問題，大部分來自於未做好的描述來源的工作(註七)，而資料維護的範圍不只是紀錄資料來源，紀錄執行每筆資料改變或決定等活動歷史都很重要。在故宮器物數位典藏的後設資料庫裡，品名欄的資料維護特別有意義，從品名來源可以看出一件器物在不同時期被研究的成果，如果以採用○○中建議的方式，建立資料來源的書目權威檔，將有助於典藏系統跟其他文獻資料庫連結時的兼容性。在藏品數位化數量越來越多的同時，數位典藏的工作逐漸需要重視資料維護的問題，資料來源及變更的紀錄不僅有助於資料庫管理、確保資料品質，對於器物知識的建構也有相同的助益。



圖三 碧玉八棱週身透花碗（故玉364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結語

新故宮，從定位的數位典藏開始

CCO是全世界博物館藏品數位化風潮下的產物，對於著錄內容的關注，是提升後設資料品質的開始，器物數位典藏計畫正面對從資料庫結構趨向穩定後的階段性轉變，面臨到的是使用者的回應、後設資料範圍的界定和

系統維護的問題。從數位典藏的本質上思考，資訊系統本來就可以關係式資料庫的方式無限擴充，例如器物數位典藏的影像可以是其中一個資料庫，也可以和御製詩文資料庫連結，將來更能建置活計檔資料庫等等，從功能面來看，它可以支援庫房管理、線上館藏目錄、數位資產管理，經過適當的內容轉化與人機介面的設計，又可以支援教育推廣等多種用途，正因此，數位典藏的目的是什麼？它所服務的對象是誰？等等策略性規劃，更顯必要。

在資訊趨於共享的時代，國外各大博物館都在進行數位典藏，依據館藏特色來發展後設資料，或許是博物館在世界文化遺產裡有所貢獻的方法之一。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從一開始的一體劃分成三種機構，三者間的界線越來越清楚，資訊系統的協定也有各自的發展，但是當圖書館也開始舉辦展覽，博物館都設有圖書收藏時，或許中間的分隔將漸漸模糊，對文化遺物的著錄規範，其應用範圍將不再侷限在博物館。

注釋

- 一. 「內隱知識」是主觀的，不易口語化與形式化。在個人、集體、組織等各個層級之中，透過個人的經驗、印象、熟練的技術、文化、習慣等方式，表現出來，勤業管理顧問公司，《知識管理的第一本書》，台北：商周出版，二〇〇〇年，頁三四。筆者借「內隱知識」一詞，指未記載在書面資料裡，研究器物的學者專家對於藏品資料的詮釋。
- 二. 陳夢家，《海外中國銅器圖錄》，北京：國立北平圖書館，一九四六年，頁四二。
- 三. 鄧淑蘋，《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二年，頁二六七。
- 四. 李柏如，〈考古學與資訊學之間：以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之遺物電子資料庫建構及遺物性質分析為出發點〉，《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二〇〇〇年，三八卷二期，頁一七四—二〇〇二。
- 五. 張麗端，《宮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七年，頁一九。
- 六. Arjun, Appodurai.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63.
- 七. 張懷文，〈詮釋資料與數位典藏長久保存使用—淺談Preservation Metadata〉，《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二〇〇四年，三卷一期。網址：http://www.ndap.org.tw/1_newsletter/content.php?uid=910